

人工智能与人文专题

中国网络科幻小说未来主义探赜

鲍远福

摘要：网络科幻小说是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一种典型的“亚文类”。在叙事机制层面，网络科幻小说与神话传说共享人类想象力话语的范式策略，在叙写未知他者、未来世界和人类超验经验的过程中，构建了一种标识“未来主义”审美意图的想象力范式。中国网络科幻小说通过三种具体的叙事机制，为读者揭示未来主义的叙事图景：其一为乌托邦构建，其二为具身主体游历见闻，其三为思维风暴式的逻辑运演。借助于想象力话语的建构，中国网络科幻小说构建了特有的“现代神话”话语系统，从而在当代文学实践中确立了一种“未来主义”的叙事伦理。

关键词：网络科幻小说；未来主义；现代神话；乌托邦建构；想象力建构

一、科幻小说未来主义与神话叙事

网络科幻小说是新媒体时代中国科幻文学的一种典型的“亚文类”。在叙事机制层面，网络科幻小说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共享人类想象力话语的基本范式，在叙写未知他者、未来世界和人类超验经验的过程中，为读者构建了一种标识“未来主义”审美意图的文本系统与话语范式。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建构”给了读者一个以迂回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现实境遇的机会。它们总是借由设想某种极端情境，用以折射现实世界的不足与缺憾，并在想象的过程中克服不足，补偿缺憾。由此，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价值，同时审视各种科技革命可能引发的伦理后果；进而，通过这种虚拟的想象，人类文明才可以走出现实世界的限制，获得对人类本性和前途的更深层次的思索。这一点与世界各民族神话传说中对超自然现象和超

验经验的神异化改造蕴含着相似的符号表意机制。正因为如此，美国当代科幻理论家小伊斯特凡·西塞基-罗尼(Istvan Csicsér-Ronay, Jr.)在《科幻美的七种类型》(通译为《科幻七美》)中指出：“科幻作家有时会把他们的故事放在想象中的过去和现在，但大多数科幻小说是未来主义的……科幻小说的主要叙事策略是通过精确的细节和历史因果关系，创造出令人信服的未来生活形象。”^①作为科幻叙事“七种美的类型”之一的“未来史”就是通过某种“拟神话”“类神话”的“叙述编码”方式，在科幻小说文本中构建超越现实经验的“未来世界”、“未来生活”与“未来经验”。从符号编码的层面来看，“未来主义”审美话语体系的构建，立足于传统神话

^① Istvan Csicsér-Ronay, Jr., *The Seven Beauties of Science Fiction*,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76.

的叙事资源,又整合了人类想象力的话语功能,呈现出某种新的审美价值诉求。“现代神话”乃至“未来神话”的科幻叙事模式建构,在表意肌理层面融合了相似的人类想象力建构机制,因为它不仅是传统科幻文体(如乌托邦/异托邦、“拟换历史”、穿越时空等)构建神话叙事体系,预见未来世界常见的“编码形式”,也对当下网络科幻小说的“神话书写”(即对超出当代人类科技发展认知水平的“新世界”“新事物”“新人类”“新经验”的想象)实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实际上,早在中国晚清时代,就有科幻作家在标记为“未来想象”的科幻作品中借虚构的人物来阐述科技与神话的关系,提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和手段,可以帮助使用者随心所欲地满足自身的欲望,就如同神魔小说中虚构的“魔法”或“仙术”一般,具有相同的工具属性功能,特别是在那些书写中华民族参与强国崛起未来战争的作品中,掌握了先进武器(技术造物)的一方往往可以出奇制胜,统御八方,为所欲为。“只要有新奇的战具,胜敌可以操券……某以为,今日科学家造出的各种攻战器具,与古时小说上所言的法宝一般,有法宝的便胜,没有法宝的便败。设或彼此都有法宝,则优者胜,劣者败。”^①在这里,未来世界及其科技造物与神话世界的“法宝仙术”在叙事想象层面实现了符号表意机制的“无缝衔接”,超级科技与仙术法宝呈现出相似的表意功能和认知效果。正因为如此,贾立元指出中国近现代科幻创作与神话叙事思维方式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旧套路虽容易驾驭,却也被后世研究者视为晚清‘科学小说’不能摆脱神魔烙印的证据。”^②虽然很少有人去追究科幻叙事与神魔传统在知识学上的渊源关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那些带有未来主义倾向的网络科幻小说中潜藏着根深蒂固的神话思维与神话情结。

科幻作家与理论家吴岩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实践已经从念念不忘反思、镜鉴和讽喻社会生活的“科幻现实主义”创作风潮转向一种对“未来世界”充满无限憧憬、预测与推演的“科幻未来主义”图景。他在考察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科幻文学创作后指出,中国

科幻文学已经生成了三种具有明显审美标识的“科幻未来主义”创作类型:一为“蓝图未来主义”,强调对未来社会整体发展目标的构想,借此“提出行动方案和前进步骤”;二为“体验未来主义”,特别突出叙述者在小说所营造的“未来时空体”中的新奇体验,借以“发明”很多“新语新知”(如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创造的“宇宙社会学”“智子”“猜疑链”“黑暗森林”“二向箔”等);三是“运演未来主义”,指的是“小说在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时段或较为宏大的外在场面之下,让叙事在交织的多重线索中蔓生发展,逐渐把时间推向未来”,叙事时间线的复杂变量与交互关系,在叙述行为的推动下演变为未来的多元可能性。^③吴岩的开拓性研究为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呈现“未来神话”的叙事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种未来主义叙事编码系统对“现代神话”认知方式的建构,在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创作中都有体现,有的时候甚至以混合杂糅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形成某种具有民族特质与现代视野的“未来神话”的“奇观”与“奇景”。

二、网络科幻小说未来主义的三种叙事策略

“未来神话”的第一种表现方式是乌托邦/异托邦建构,即通过设想某种升华自现实生活经验的“蓝图”来构筑现实生活的“寓言式镜像”,以此表达对现实认知经验的“异化诉求”,《文明》(智齿)、《地球纪元》(彩虹之门)、《间客》(猫腻)、《异人行》(七马)、《第一序列》(会说话的肘子)等作品即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文明》为读者徐徐展开一幅气势磅礴的星际战争的新神话图景与荡气回肠的生命探索史诗。小

① [清]碧荷馆主人著,贺圣遂校点:《新纪元》,章培恒、王继权编选:《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痴人说梦记 月球殖民地小说 新纪元》,第48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② 贾立元:《“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第1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③ 吴岩:《中国科幻未来主义:时代表现、类型与特征》,《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3期。

说用逻辑自洽的科技设定想象人类文明在构建“星辰大海梦想”时所遭遇的历史与神话的“双重终结”。“未来神话”的新叙事编码体系严丝合缝,作者对于文明的意义、人性的深度与宇宙的浩瀚的讨论富有哲学意味,展现了网络写手“对中国的更广义的文明,甚至……对宇宙的文明”所作出的理性“回应”,彰显出网络科幻小说主题的丰富性,揭示了“康德式的人和无限之间抗争的雄浑壮丽”。^①《地球纪元》同《三体》一样展现了“光年尺度”之上的宏大艺术建构与史诗品格。理科出身的作者以五卷本的浩大体量和复杂文本结构为读者描述了地球文明在“近未来”可能会经历的五种典型的“新神话情境”:太阳危机、空间坍塌、科技死结、智能反噬与星尘辐射。小说使用“星丛式文本”框架建构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未来神话世界”,通过道德至上主义与人类中心论的叙事伦理向读者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编码与审美想象。作为“人文气息”浓郁的作品,《间客》将大到宇宙的广阔无边与小到人性的精深幽微栩栩如生地展露于作者游刃有余的笔端。小说借此表达的人性之思与人文关怀一方面凸显出内在的理性主义光芒,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幻想文学的“落地精神”,“新神话”叙事框架被搭建在坚实的人文主义基础之上,由此整部作品既富于品位又能接地气,因而闪烁着启迪之光。《异人行》在“荒诞未来主义”的叙事历险中确立了网络科幻“小品文”的审美价值,在小说所构建的近乎“异托邦”的“拟神话情境”中,人性与生存的悖论有了更富有张力的阐释维度。而在人文精神和现实价值的追求上,《第一序列》与《间客》类似,两者在网络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如同“双璧”一样光彩夺目,它们不仅将网络科幻类型文创作的水准拉高到足以同传统科幻文学比肩的程度,而且为科幻文艺创作题材类型的拓展以及科幻理论话语范式的更新提供了潜力与可能。总的来说,上述作品在审美品格和思想价值层面撑起了网络科幻小说的整体质量,它们对于未知和未来的编码与赋义,共同赋予网络科幻小说叙事以“新神话”的文体学价值。

网络科幻小说创造“未来神话”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具身式主体”在未来世界沉浸历

险的方式来呈现科幻作家的未来想象与认知编码,由此构建一种关乎未来生存认识的“神话编码”范式。《寻找人类》(Raystorm)、《小兵传奇》(玄雨)、《废土》(黑天魔神)、《天阿降临》(烟雨江南)、《群星为谁闪耀》(千里握兵符)以及《我们生活在南京》(天瑞说符)等网络科幻小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寻找人类》借助变异人、克隆人和人工智能的星际历险为人类的身份之谜正名。这些“非人类”“后人类”生命如同电脑游戏中的人类分身一样,在陌生的异域中游历、冒险和解谜,最终获知人类已经毁灭在核战争和外星文明的干预之下,而拥有超能力的“新人类”则正在崛起。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团队”的亲历式叙事,帮助读者重新认识人类身份所具有的内涵和意义。《天阿降临》与《群星为谁闪耀》想象两种“超人类主体”即基因强化的“生化人”和硅基改造的“赛博格”征战星海的生命体验,这种“未来主义畅想”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经验与认知方式,而且还通过虚构的“人类替身”(类似于“阿凡达”)的视角来驱动叙事,带领读者“畅游未来世界”,获得超越现实生活且蕴含奇思妙想的“神话经验”。《废土》开创了中国特色网络科幻小说主题类型的“末日废土流”模式,它同作者创作的一系列“废土求生”主题的小说,如《末世狩猎者》《末世猎杀者》《寄生体》《宿主》等作品一样,以高度精细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对萧索阴郁的末世情境、黯淡无光的生活场景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进行细致刻画,惟妙惟肖地模拟了人类在废土末日情境下的艰难求生经验,以此为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极端经验(如科技爆炸、自然灾害或生态危机中暗含的伦理风险等)提供警示和反思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隐藏“具身体验”模式的“未来神话”总是带有批判意味的。第32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网络文学获奖作品《我们生活在南京》构建了一种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相互嵌套的“神话空间”:2019年的南京高中生白杨和身处于外星人入侵后的2040年末世地球的人类女孩半夏借

① 王德威:《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之三)——从鲁迅到刘慈欣》,《文艺报》2011年7月11日。

助于一个特殊的无线电频段建立了联系,由此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跨时空“救世故事”。小说通过叙述者“天瑞说符”及其特殊的叙述技巧,将现实世界中普通高中生的生活日常与废土世界里人类遗孤的九死一生两种生活经验悄然植入“神话叙事”的诗学框架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认知接受体验。在上述小说文本所构建的仿真式“未来生活”经验与“未来世界”场景里,网络科幻小说的“未来神话”塑造不仅创造了一种新颖的科幻文学“亚文类”,还从“思想实验”的角度验证了科幻小说的文体创新价值。

最后,网络科幻小说也可以通过纯粹的“烧脑式运演”和“思维风暴式”想象来构建复杂多元的文本结构与世界观体系,运用逻辑的力量来呈现叙事的无限潜力,其结果是形态各异也千变万化的“未来生活图景”在小说文本的虚构世界中被呈现出来。豆瓣读书上的科幻作品《因何死于兰若寺?》(给大家讲一下事情的经过)把赛博空间(元宇宙)与民间传说(《聊斋志异》)的想象世界并置,构建了一种带有朋克风格的后人类世界。在小说的设定中,大型AI“谛听”接管了人类的诸多事务,人们的意识都可以联通“娑婆海”。多名名流人士被困在一个名叫“兰若寺”的局域网里,并因数据过载而猝死。这一事件由刑侦部门网技科科长蒲桥接手调查,他通过在现实和网络世界中的双向冒险,最终揭开了“兰若寺”的神秘面纱,小说也借此呈现了对人性异变与科技变革的多维思考。“每天读点故事”平台人气想象作品《刺秦》(凌东君)则直接将未来世界的超强人工智能与远古时代的人类起源嫁接起来,再生产了一个蕴含着“青铜朋克”风格的“荆轲刺秦”故事。作者也由此站在科技理性的角度,创造性地将人工智能(“昊天上帝”)设想为人类始祖,重构了人类起源神话,读来令人感慨人类想象力的恢弘与磅礴。该平台的另一部科幻人气作品集《时间裂缝》(玄鹤)则将中国古代知名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人物典故进行内容重组和想象力再生产,于是,“孔融让梨”“神医华佗”“武松打虎”“司马光砸缸”等脍炙人口的经典被赋予了新的面貌,具有了成为“新经典”“新神话”的潜能。如前所述,网络科幻小说未来主义的现代神话“推演叙事”

范式一方面是作者利用非凡的艺术想象来预测现实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预先”展示未来超级科技和超凡生活的神奇与精妙,拓展认知思维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也通过“神话叙事”过程中所揭示的未来科技优先发展序列筛选规则,为现实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参照谱系与操作规程,启发现实生活中的科学实践者合理规避技术伦理风险,造福人类未来生活。

三、科幻未来主义的推演逻辑及其启示

中国网络科幻小说未来主义推演的本质在于,它同各民族的神话叙事共享想象力建构的基本逻辑。换言之,两种想象力建构的方式蕴含着相似的话语策略。具体说来,网络科幻小说的“推演叙事”表征为三种主要类型:硬科幻作品《死在火星上》《千年回溯》《复活帝国》等凸显的是未来神话的“正向推演”模式;“拟科幻”作品(包含穿越架空、克苏鲁神话、蒸汽朋克、赛博格等要素)《临高启明》(吹牛者)、《篡清》(天使奥斯卡)、《诡秘之主》与《长夜余火》(爱潜水的乌贼)等代表的是未来神话的“逆向推演”模式;而软科幻作品《从红月开始》与《猩红降临》(黑山老鬼)、《小蘑菇》(一十四洲)等所呈现的则是未来神话的“心理推演”模式。第一,“正向推演”是“未来史”的预测性叙事模式,也是一种“科幻乌托邦”的典型表现,它借助于工具理性和逻辑思维按照现实生活已有的技术条件、社会发展逻辑和人类进化的脉络来预测未来世界的特征,例如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银河帝国》中创造性地借助于虚构角色哈里·谢顿创造的“心理史学”来推演人类历史走向和银河帝国的兴衰。在网络科幻小说创作中,《千年回溯》通过设想主人公陈锋“十次穿越”来重塑现实时间线,并与有利于人类的未来时空嫁接,以此实现人类文明的浴火重生和“逆天改命”。小说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嵌套)来不断地推演和改写人类的“未来史”,从而在文本层面为读者揭示了人类未来的“十种可能”,在极大增强小说的“爽文机制”的同时,也延展和重塑了读者的阅读接受体验。其续作《复活帝国》采用了类似的叙事技巧,通过明暗两条线索

逐步铺展开人类的“未来史”，进而抽丝剥茧地为读者揭秘宇宙起源的真相、生命进化的本质以及“时空轮回”的内在机理。按照王峰的理解，“正向推演”的“未来史”具有一种假定性且又自反性的“乌托邦结构”，而网络科幻小说则通过这种“假定性”的叙述性文本结构来展现未来的可能样貌，以此凸显科幻叙事结构之下人类未来的图景或“踪迹”，引发读者的思考。因此，网络科幻小说的未来主义展示，或者其叙事结构中所显现的乌托邦结构，“只能以未来的遗留物的形式存在，詹姆逊称之为乌托邦踪迹”^①。科幻叙事展现乌托邦结构，而乌托邦则是文本所建构的未来的符号踪迹（表征）。读者则通过这一乌托邦结构的外显形式——科幻小说——来凝视并思考不断临近的未来对自身的影响，以此获得参与互动的审美体验（即建构意义、参与叙事、放松身心的“爽感”）。由此，“正向推演”的“未来史”才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与价值。

第二，“逆向推演”是“拟换史”的回溯性叙事模式，最典型的文本表征是叙述现代人或未来人穿梭到历史上的某个王朝或者平行的异世界，然后利用知识经验和科技积累改变历史、逆转时空。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不朽之作《高堡奇人》即是“逆向推演”未来神话的典范。《篡清》《临高启明》《诡秘之主》等作品则是少有地将高超的叙述技巧与高明的历史意识形态有机融为一体的网络科幻小说佳作。以《诡秘之主》为例，作者在“前现代”社会背景下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蒸汽机与黑魔法共存的神话世界，枪械、大炮、巨舰、飞空艇、差分机与魔药、占卜、诅咒、倒吊人、封印物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的骨肉和肌理，主人公克莱恩的梦幻之旅中糅合了东方魔幻、西方奇幻与现代科技萌芽的因子，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多元决定论”主导下的未来世界拼图。《篡清》和《临高启明》在叙述层面虽有语言狂欢和情感外放的YY嫌疑，但却在时间线逆转的神话时空里为读者谱写了披荆斩棘、浴火重生的勇者赞歌。与之相似的是，《第九农学基地》（红刺北）在对未来世界（末世）进行逻辑推演时也将“真实历史”与“拟换史”结合起来，同样展现出网络科幻小说未来主义审美诉求的想象张力。这部讲

述末世进化主题的“现代神话”作品，通过在变异植物肆意横行的废土世界“苏醒”的女主人公赵离浓对灾变前后世界的逆向推演和探索，最终揭示出两个被误导为平行空间的世界之间的逻辑关联。由此，赵离浓一身丰富的农学知识在应对变异植物时才有用武之地，小说也才在叙事逻辑上获得了文本内外的自洽性。

第三，“心理推演”则努力深入到人类精神—心灵的隐秘角落去发现和开垦表意的新大陆，并由此生成了网络科幻小说对未来人类“心灵史”展开解剖重构的叙事模式。《从红月开始》在高度同质化的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创作版图中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流派，即心理科幻主义。小说中的文本世界与现实的历史时空形成一种交错，并在历史秘辛的缝隙中构建出“新神话”的“缝合术”：全人类的精神病征和情绪变化被实体化，人类同衍生于自体的幽魂一般的“智能异象”共存于世，清除精神污染变成人类社会生存延续的前提，拯救苍生与自我救赎则构成了主人公陆辛成长奋斗的双重动力源，小说由此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视未来神话的崭新维度。《小蘑菇》则从进化为智能生物的“异它者”（即通过寄生人类身体而获得新生的孢子生物）的旁观者视角“逆向”审视人类末世、人类变异与人性异化，并试图在一种虽充满危机、绝望与虚无但仍包含温情、爱意与缠绵的神话情境中构想重建人类文明、复归人性和完善心灵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神话的“心理推演”模式不仅代表着网络科幻叙事的“向内转”，也标志着网络科幻小说神话叙事格局从笨重粗放向集约细腻的路径稳步迈进，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叙事伦理也更加成熟稳重。

结语

从总体上说，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未来主义“美学倾向”和传统科幻文学对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的“重述”和“续写”存在着相似的想象力话语逻辑。（下转第98页）

① 王峰、陈丹：《科幻乌托邦：迈向乌托邦诗学》，第1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无可救药地陷入过于熟悉的东西的泥潭,从而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对于我们自己的绝对极限的思考”^①。换言之,以“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文化理想,一方面需要对未来进行理性的反思和探寻,另一方面则需要从现实经验中看到当前社会的局限和矛盾,这构成了“科幻网文”内部的辩证性。“科幻网文”既是通过当下想象未来,也是通过未来观看当下,这种内置于文本的交互视域呈现出未来社会的不同形态与未来文明的不同命运,使得“科幻网文”成为当代的“乌托邦文学”。

结语

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名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②,时至今日,随着媒介社会对固有“时空共同体”的影响逐渐清晰,网络文学作为内生于媒介革命中的艺术形式,一方面暴露了媒介社会的危机,即在信息技术分布所造成的时空流散中我们如何重新把握整体性的生活方式,乌托邦在“科幻网文”中的表现形式由此成为我们反思的契机;另一方面,“科幻网文”正是在对“危机”的反思中丰富和发展了“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方式与审美治理路径,这不仅是一场思想实验,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探寻之路。

“命运共同体”势必会为人类的乌托邦理

想提供更切合时代的理论观念,尤其是在当下,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预言的“乌托邦的变革是可能的,但它却只有在与当今社会彻底决裂的时候才会发生”^③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我们需要充分重视“科幻网文”对“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扩容和审美转捩,并为塑造一种全新的总体生活框架做好准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化遗产与海外传播研究”(21&ZD265)、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在网络科幻小说中的叙事形式研究”(2024—KY—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金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媒介文化。

-
- ① [美]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第38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②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第1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 ③ Herbert Marcuse, *Marxism, Revolution and Utopia: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6*, Douglas Keller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44.

(上接第89页)异彩纷呈的“现代神话”书写,赋予了中国网络科幻小说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亚文类”独有的诗学品格。同传统科幻文学想象力建构一样,中国网络科幻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故事的新颖和艺术形式的革新,而是以一种不断拓展想象力边界的方式,将人类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各种精神困境和文化状况加以“推演式的叙事改造”,通过想象力建构层面上的科学精神与文学表达的融合,呈现出与当下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人文介入与理性思考。在现代科学技术

飞速发展的当下,这种科幻未来主义的美学追求,无疑为当代社会发展和新文学实践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媒介融合语境下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阐释评价机制研究”(23XZW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鲍远福,贵州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传播学。